

读书如画

【人生随想】



□许志杰

济南文化西路上，经常看到一位老先生，一手推着自行车，一手拿着一本书，嘴里叼着一支香烟，戴着眼镜，边走边看书。每见先生，不忍打扰，总是给他让出路来，免得读书入神造成行人安全事故。约四年之前，我们路遇，趁他坐在马路牙子上点烟时，简短问了几句关于读书的事。他自小喜欢读书，毕业后去工厂做工，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却一直喜欢去济南中山公园旧书市场淘书。日积月累，家里堆满了书，遗憾的是大部分没有读过。退休后立下誓言，不读完现存的书就不买新书。于是，读书成了他的一项使命，手不离书成了他的一个执念。骑自行车出来，久了就形成推着自行车漫步看书的习惯。为之感动，我写了一篇小作文《行走的读者》。有朋友读后说，想象老人读书的样子，就是一幅很美的图画，感受到了他生活中的惬意。

读书，如画的景色。记得早些年出版社发行了很多读书看报题材的年画，一家人坐在炕头上读书看报，营造出格外甜美的家庭气氛。同样的画面还表现在田间地头、工厂车间、边防哨所的农民、工人、士兵身上，那种读书的热情，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，昂扬向上，让人感到特别带劲。

读书是多少人为之追求的梦想。就有那样的人，一天不看书不得劲儿，在肉与书不可兼得的岁月，有的人毅然选择了书。话是这么说，那时候书少，能够拿出钱买得起书的人更少。喜欢读书的人到处淘换书，或借或抄，甚至站在看书人的身后，偶尔瞟一眼书的内容，也相当满足。

父亲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火车司机，虽然那时候他们学习的机构叫济南铁路局司机养成所，实际要求的条件政策与当时大学招生毫无二致，后来改名为济南铁道学院，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批学生。父亲说，他们同学来自全国各地，不少都是准备报考大学，受战事影响，就近入学，成为一名蒸汽火车头司机。这是一帮爱读书、善于利用书本知识在工作中摸索新的生产规律、以工匠精神钻研革新的新一代火车司机。父亲常说到火车头的爬坡动力，同样的载重开始需要前后两台机车共同完成，经过他们无数次实验，充分利用蒸汽产生的动力，一台机车就能从容完成，成为标杆性的技改成果。

工作的便利使父亲有条件于济南、青岛之间开着火车奔跑，甚至火车头保养时，可以去北京、长春等几个大的机车车辆厂，他们就能利用休息时间去逛这些城市的大书店。父亲与济南、青岛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结为好友，有一些书有余额就会给父亲留着。父亲不仅凑齐了非常抢手的四大名著，还给孩子们慢慢攒了一整套至今在我书架上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共14册，实属难能可贵。这些堪称宝贝的书，属于我们家的特级收藏品。四大名著为父亲专供，锁在家里三抽屉的中间抽屉里，我们兄弟姐妹都不知道钥匙在哪里。其他如由孩子们掌管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一样“秘不示人”，完全符合中国文人传统的藏书法则。因为我从不借书给别人看，被起了个外号“黑眼皮”，在老家是吝啬鬼的意思。

前些年有幸应邀撰写出版家赵景深先生的传记，在先生的日记中多次见他写到谁借走什么书、什么时候还书。赵先生是著名藏书家，个人藏书几万册(卷)，很多都是珍贵版本，极具传世价值。意想

不到的是，赵先生对自己的书持完全开放的态度，只要有人需要，打个借条拿走就是。虽然期间有几位拿走书不还的人，赵先生总是以各种理由替他们打圆场。晚年，赵景深把藏书捐献给复旦大学图书馆，让自己的文化血脉继续流淌下去。我深为赵先生对书的功能认知所感动，也为少小不谙世事人情感到不安。

受父亲影响，我经常怀揣着一两毛钱去逛书店。我读书的坊子小城，在三马路有一个新华书店，低矮的平房，店面不大，书籍种类就是有数的几种。坊子周边就这一个书店，常挤满了人。那会儿还不兴开放式书架，隔着柜台，想看哪本书要找工作人员取。碰上一个脾气温和的服务员，可以多翻几页；运气差点儿，只好望书兴叹、望书止渴了。现在想，自己之所以能在大学毕业后一直做书、编报，离不开父亲作为一个火车司机对书孜孜以求产生的潜移默化。业余爱好与自己的职业合一，人生转场又将职业回归业余，可谓丝滑转身。感谢我亲爱的父亲。

一路走过，两个很现实的问题却迎面而来，困扰今人。一是读书，说白了就是还有多少人在读书，他们读书的热情能持续多久。二是个人藏书的最终归处，看到几位学者在以不同方式处理自己的藏书，都是他们费很大力气积攒起来的心爱之书。无论哪种方式我都赞同，只要书能再投一个好“婆家”，受到如同前主人那样的珍爱，都是理想的彼岸。历史上个人藏书最终流散不知所终者十之八九，能够得以保全确实不易。今人仍受其困，路远且艰，需要探索新的途径。

在悉尼看了一个二手书展，规模很大，据说书有11万余册、50多个分类。虽为二手书，却书品上等，无一破损严重，均干净整洁。书的价格实惠，低的一块澳币，高的不过十几二十几块，淘书人挤满大礼堂，来者无不满载而归。书展四天，我一天一趟，每日必有收获，淘得我所喜欢的历史、考古、火车题材书籍共十几种，颇遂心愿。结束那天，不少书架空空如也。主办方是一个关注青少年成长的志愿服务机构，这些书全部来自各界热心公益事业人士的捐赠，售书所得用于青少年成长的相关服务项目。从展销书的种类分析，捐赠者广泛，不仅有小说、地理、历史、家庭生活等普及性读物，也有相当专业的小众书籍，语种以英文为主，同时也能够淘到中、德、日、西、葡等文字的书。淘书者不分老幼，按需索取，不亦乐乎。临近书展结束，淘书者依然不舍，很多人与志愿服务者握手致谢道别，盼着下一个展期的到来。

一个二手书展销活动，能够如此轰轰烈烈，在很大程度上解开了前面说到的两个现实问题。答案很明确，读书依旧是人们执着的追求。将自己读过、用过的书，以捐赠的方式流入社会，让需要的人继续使用下去，二手书变成三手书、四手书，周而复始，像日月轮替，每一本书都在喜欢的人那里得到善待，那些拥有书籍的人也不必为自己心爱的书而忧愁归处。我们要做的，或许是方式和认知的转变。

悉尼也有些读书的氛围，冬日的阳光下，一份报纸、一杯咖啡的场景随处可见，等车、坐车的人，手执一本书，静心在读。我的手机里藏了很多这样的美好画面，希望瞬间到永远。

(作者为媒体从业者，高级记者)

□安立志

“对牛弹琴”是个常见成语，其中隐含两个主体，一是弹琴者，一是倾听者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释义是：对不懂道理的人讲道理，对外行人说内行话，现在多用来讥笑说话的人不看对象。

讥笑也好，讽刺也罢，“对牛弹琴”显然成了贬义词。其实这个成语的起源并没有贬义。“对牛弹琴”出自东汉牟子的《理惑论》：“公明仪为牛弹《清角》之操，伏食如故。非牛不闻，不合其耳也。转为蚊虻之声、孤犊之鸣，即掉尾奋耳，蹀躞而听。”乐师公明仪对牛弹琴，即使弹奏高雅的“清角”之曲，牛依然埋头吃草，无动于衷。牛不是没有听见琴声，而是听不懂。公明仪转而用琴声模仿嗜血蚊虻的骚扰之声、离群牛犊的鸣叫声，牛立刻支起耳朵，甩动尾巴，静静聆听。在这里，没有讥笑与讽刺，只有白描与叙述。弹琴者适应对方特征而调整弹奏内容，倾听者欣然倾听它所理解的琴声，这样的互动是常见的、积极的、正面的，哪有什么讥笑与讽刺？

明末清初的画家石涛曾有一幅著名的《对牛弹琴图》，如今收藏在故宫博物院。这幅画的构图很简单，画面上仅一士、一琴、一牛而已。一雅士神情端庄，双手抚琴；一玄牛侧身而卧，竖耳倾听。背景空旷，犹闻琴声缭绕；大片留白，令人思接千载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幅画的多数空间留给了题跋文字。在《对牛弹琴图》总题之下，竟有六首古诗，长近千言，右上有“曹子清盐使”（曹寅，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的祖父）与“杨尚木太史”（杨中讷）的题诗，左上是顾幼铁（顾维桢）分别与曹、杨二人的和诗，左侧则是石涛本人与曹、杨的两首唱和之作。

石涛（1642-1707）本系朱明皇裔，幼年遭遇朝代更迭，只好削发为僧。他依靠天赋与勤奋，成为清初著名画家。这位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的画家，在后世得到高度评价。齐

白石为之题诗：“下笔谁教泣鬼神，二千余载只斯僧。”书画家、美术史学家郑午昌指出：“石涛笔意奇恣，排奡纵横，以奔放胜，王太常极推许之，谓大江之南，无出石师右者云。”《对牛弹琴图》是石涛晚年作品。有人从曹、杨题诗中的“一笑云山杜德机，闭门自觅钟期子”“海上移情若个知？乘闻奏向牛耳”揣摩大旨，认为此图反映了画家知音难觅、孤独落寞的心境。在明清易帜的时代，石涛其实是一个矛盾的存在，他在红尘与净土之间挣扎，最终选择了后者。作为一个卓越的画家，他在官场、在画坛都有不少朋友，比如，此画的题签者曹寅不仅是巡盐御史，还是康熙重用的红人；杨中讷供职翰林，也是名副其实的京官。石涛拥有的粉丝与拥趸，无论数量和层次，似乎都说明他并不缺乏知音。

我以为，石涛赋予了“对牛弹琴”另外的意义。山水画派以天人合一为其哲学理念，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。这在前人的画论中多有论及。南朝著名画家宗炳这样说：“闲居理气，拂觞鸣琴，披图幽对，坐究四荒，不违天励之橐，独应无人之野，峰岫峣嶷，云林森眇，圣贤慕于绝代，万趣融其神思，余复何为哉，畅神而已。”同代另一画家王微也表达了类似理念：“望秋云，神飞扬，临春风，思浩荡，虽有金石之乐，珪璋之琛，岂能翳翳之哉！”

《对牛弹琴图》中，石涛在与曹寅的唱和之作中写道：“七弦未变共者谁，能使玄牛听鼓掌。”“牛声一呼真妙解，牛角岂无书卷在。”这些诗句比较含蓄，但也说明人、牛之间是可以交流的。他在和杨诗的诗句中就比较清晰地说：“此琴不对彼牛弹，地哑天聋无所由。”“世上琴声尽说假，不如此牛听得真。”在这里，“清角”之曲如同“高山流水”，公明仪与这头黑牛仿佛俞伯牙与钟子期，如此一来，哪里还有“欲将心事付瑶琴，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”的况味？当然，也不存在对彼此的讥笑与讽刺、嫌弃与鄙视。

人和牛都是自然界的产物，具有共同的自然属性，灵魂的互通、心性的联结不能以现实的道理来诠释。弹琴者（人）与倾听者（牛）之间，通过音符的灵魂互动，适与不适、懂与不懂、有与无、虚与实、真与假的哲学分际，似乎是可以打通的。

在古代，文章讲究“言外之意”，音乐讲究“弦外之音”，绘画讲究“象外之境”。中国画强调写意，《对牛弹琴图》体现的也是画外的意境，在简约的画笔与构图中，以琴为媒，所表现的正是画家的独行人格与特立心境。有人从画中读出了禅意，笔者是俗人，从“听真听假聚复散，琴声如暮牛如旦”的诗句中，读出的却是人间与尘世。

（作者为山东管理学院原副院长）

【文化杂谈】

「对牛弹琴」图解

